

紙醉金迷哈瓦那

卡★斯★楚★的★革★命★前★夕★

翦子卡斯楚的革命有兩個敵人，一個是巴蒂斯塔政府，另一個就是美國黑手黨。

一九五〇年代的哈瓦那，猶如一九九〇年代的巴黎，一九三〇年代的柏林，

許多人夢想永遠不會結束的派對，

賭博、歌舞女郎與曼波活色生香，各方政商名流、文藝人士與明星樂手雲集，

最後進場的游擊隊，用革命的槍聲使一切落幕，

留下黑手黨與革命黨人交會的一頁傳奇。

古巴革命五十年，傳奇至今未了。

2009愛倫坡獎

最佳史實犯罪故事 決選

Havana Nocturne

How the Mob Owned Cuba ... and Lost it to the Revolution

湯瑪斯·喬瑟夫·殷格利胥 T.J. English

閻紀宇

馮建三(政大新聞系教授)◎譯

報出版

紙醉金迷哈瓦那——卡斯楚的革命前夕

作者 湯瑪斯·喬瑟夫·殷格利胥 (T. J. English)

譯者 閻紀宇

主編 莊瑞琳

特約編輯 李若祺

美術編輯 黃暉鵬

執行企畫 曾秉常

董事長 孫思照

發行人 莫昭平

總經理 林馨琴

總編輯 林馨琴

出版者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

10803 台北市和平西路二段一四〇號二樓

發行專線 (02) 1110-6168 四二

(02) 1110-6168 四二

讀者服務專線 (02) 1110-6168 四二

讀者服務傳真 (02) 1110-6168 五八

郵撥 一九二四四七 四時報文化出版公司

信箱 台北郵政七九〇九九信箱

http://www.readingtimes.com.tw

history@readingtimes.com.tw

法律顧問 理律法律事務所 陳長文律師、李念祖律師

印刷 盈昌印刷有限公司

初版一刷 一九九九年四月二十七日

定價 新台幣二六〇元



行政院新聞局版北市業字第八一號
版權所有 翻印必究
(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紙醉金迷哈瓦那：卡斯楚的革命前夕 / 湯瑪斯·喬瑟夫·殷格利胥 (T. J. English) 作；閻紀宇譯。

-- 初版. -- 臺北市：時報文化，2009.04

面：公分. -- (歷史與現場；184)

譯自：Havana nocturne：how the mob owned Cuba-- and then lost it to the revolution

ISBN 978-957-13-5029-5 (平裝)

1. 黑社會 2. 歷史 3. 古巴

546.995583

98006813

Copyright © 2007, 2008 by T. J. English

Copyright licensed by Sobel Weber Associates, Inc.

arranged with Andrew Nurnberg Associates International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

ISBN 978-957-13-5029-5

Printed in Taiwan

紙醉金迷哈瓦那

★卡★斯★楚★的★革★命★前★夕★



Havana Nocturne

How the 1900-Owned Cuba ... and Lost it to the Revolution

作者 湯瑪斯·喬瑟夫·殷格利胥 T. J. English

譯者 閻紀宇

說書 馮建三

c o n t e n t s

古巴簡介

馮建三

005

序曲

009

黑幫曼波

第一部

019

好運道

第一章

020

黑手黨樂園

第二章

047

神奇的猶太佬

第三章

068

品格健全之士

第四章

089

花招賭戲

第五章

110

馬蒂的幽靈

第六章

131

賭徒的樂園

第七章

153

騙子

第二部

173

再會吧，羅馬

第八章

174

賞總統一顆子彈

第九章

196

活色生香嘉年華

第十章

218

熱帶的復仇

第十一章

239

手工打造的女人

第十二章

260

旭日難再東升

第十三章

281

拿錢走人

第十四章

302

後記

333

跋：反攻大陸，古巴國際主義五十年

馮建三

344

參考書目

375

古巴簡介

馮建三（政大新聞系教授）

哥倫布一四九二年到古巴，五十多年後，當地十多萬的原住民已經全部消失。西班牙人從西非「進口」黑人，數百年來人數多達八十多萬。十九世紀中期與一九二〇年代，十二萬五千與三萬的廣東人來古巴。目前，古巴人口一千一百萬，以混血的占比五一%最多，其次為白人的三七%、黑人一一%，華裔則有一%。古巴面積十一萬八百六十一平方公里，約為臺灣的三倍。

古巴第一次獨立戰爭始於一八六八年，歷時十年。與此同時，美國的影響力日趨明顯。第二次獨立戰爭起自一八九五年，古巴國父馬蒂（José Martí）作戰身亡。一八九八年，美戰艦緬因號在哈瓦那爆沈，美西戰爭開打，西班牙落敗，美國託管古巴。一九〇二年，古巴形式上獨立。

古巴有了總統大選，但無論誰上誰下，都不影響美國利益。美國支持的人，才能掌權；或者說，誰掌權，誰就向美國輸誠。古巴經濟完全成為美國附庸，製造業消失、三分之二農地與大多數礦產，都納入美國公司的控制。長達一甲子，古巴可說是美國有錢人的後花園，發達的旅遊業帶來了吃喝嫖賭、十里洋場，還有別具風味的音樂。從一九四〇至五八年，軍人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 y Zaldívar）最有權勢，並任職總統十二年。

卡斯楚（Fidel Castro Ruz）畢業於哈瓦那大學法律系，一九五三年號召反抗人士圍攻電臺被

捕入獄，獲輿論聲援，始得走出牢門；其後遠放墨西哥。一九五七年與切·格瓦拉（Ernesto 'Che' Guevara）等人搭格拉瑪號（Granma）遊艇潛回古巴山區打游擊，一名記者馬修斯（Herbert L. Matthews）隨隊報導。卡斯楚聲望日隆，終於推翻巴蒂斯塔，一九五九年一月八日入首都。

一如以往，美國觀望新政權。直到一九六一年四月十七日的豬灣事件（Bay of Pigs invasion）後，雙方才全面決裂。此時卡斯楚首度表白，這次的古巴政權更替，是要走向社會主義。一九六二年十月發生古巴飛彈危機，卡斯楚不滿蘇聯；一九七三年起，蘇聯大量援助古巴至一九八九。古巴的旅遊收入在一九九〇年首度超過蔗糖；同年，因古蘇經貿關係不變，蘇聯供給的石油從一千四百萬桶驟減至四百萬桶，卡斯楚開始推動五年嚴峻計畫。至一九九三年，國民生產毛額年平均下降一五·六%，古巴人平均體重少了近十公斤。自一九九四年起，經濟有了起色，逐步回升；至二〇〇一年每年平均成長四%；二〇〇五年與二〇〇六年都超過一〇%，中南美洲最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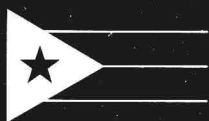
二〇〇六年七月底卡斯楚「暫停視事」，「後卡斯楚」的各種臆測更是漫天飛舞。美國政經封鎖與滲透社會古巴的活動，不鬆反緊。小布希總統表示將在二〇〇七年與二〇〇八兩年，投入一億五千萬美元，提供「未經檢查的資訊」給古巴人，「扶助古巴轉型為民主的、合法的、正當的政體」。二〇〇六年底，英國第四頻道播放紀錄片《暗殺卡斯楚的六三八個方法》（638 Ways to Kill Castro）。世界自然基金會（World Wildlife Fund）公布報告，指古巴可能是全球各國當中，唯一「同時」達到人類發展指數（指教育、醫療保健等水平）高標，也符合生態足跡發展（消耗海陸資源的量）標準的國家。一九八〇年代，古巴一年使用二十一萬公噸化肥，至二十一世紀降至一千公噸。醫療及教育之外，體育運動是古巴的另一大強項。自一九三八至二〇〇七年，總計三十七次

的世界盃棒球賽中，古巴奪冠二十五回。不過棒球不是展示古巴體育成就的最佳指標，在一九五九年革命前，古巴取金已有七次。

比起棒球，威望更高、眾所矚目的夏季奧運會賽事獎牌，更能凸顯新古巴的總合社會力。一九四八年時古巴的奧運獎牌屈指可數，共是四金一銀，其後十多年間，統統掛零。新古巴成立後，一九六四至二〇〇八年間，如果以金銀銅獎牌總數量為準，古巴表現驚人，大致維持在第十名前後。若以「相對」獎牌來看，更讓人咋舌；古巴是世界第一，遙遙領先亞軍蘇聯與季軍美國。每一千萬人，古巴歷年累計得金牌六十面，加上銀銅牌則是一百七十二面。若有人說，政治威權體制讓古巴有此成就，那麼威權有過之而無不及的北韓，其每一千萬人歷年累計所得金牌數少於五，加上銀銅牌則為二十一；封鎖古巴將近半世紀、富甲寰宇的美國是三十三與七十六；蘇聯則是三十三與八十五。亞洲最佳的南韓是十五與四十六；日本其次，為十二與二十六；舉辦二〇〇八年奧運的中國則是一與二。

古巴革命取得了若干社會主義成就，而最為人抨擊的是政治與傳播的不自由，以及物資消費不足。正反一定相隨嗎？後二者的存在是無奈、是美國公然要顛覆古巴所造成的嗎？古巴付出的代價太高嗎？持續面對美國敵視的古巴，究竟是為人類撐出一片天、是社會主義實驗室？還是終將輪迴，再做美國後花園？「這場戰鬥還要繼續」。





序曲
Introduction

古巴，哈瓦那，在風狂雨驟的白天與夜晚，海浪拍打著圍繞城市北緣的防波堤，浪頭撲向岩石，向上翻騰，然後潑灑到人行道、街道與疾駛而過的汽車，堤外就是著名的海岸步道「堤頂大道」(Malecón)。鹽分濃重的海水有時會一路挺進，淹沒整個街區。強風陣陣吹襲，地上的大片積水隨之起伏漲落；風從北方來，因此古巴人稱之為北風(Los Nortes)。行人與汽車爲了避開蔓延的積水，只得改走小街小巷。海水不斷滲進隙縫與裂口，侵蝕原本就搖搖欲墜的城市基礎設施。在這樣的白天與夜晚，哈瓦那猶如陷入重重包圍，海水來勢洶洶，這座加勒比海的壯麗城市，基礎岌岌可危。

遠在半個世紀之前，另一場暴風雨席捲了這個傳奇的島國。從墨西哥灣生成的熱帶海洋巨浪由北方襲擊哈瓦那；然而一九四〇與五〇年代的時代狂潮，卻是從古巴內部的政治與經濟結構發動。

那場天翻地覆剛剛開始似乎有其正面意義：就算它是一股負面的力量，也還是帶來一些好處。一九五二到五九年這七年之間，哈瓦那經歷了驚人的成長與發展，受益良多。宏偉的飯店賭場、夜總會、觀光勝地、隧道與公路，各項興建工程有如旋風般展開。旅遊業蓬勃發展、霓虹燈閃耀，曼波熱舞與色情行業成爲最大特色。組織化的賭博、令人大開眼界的夜總會歌舞表演、美麗的女人，無限魅力將滾滾錢潮吸進哈瓦那。

風暴蓄積醞釀，而在哈瓦那最明顯的徵象就是五光十色、美女如雲、娛樂場所林立。富麗堂皇的賭場、賽馬場與密室觀賞的春宮秀，讓觀光客趨之若鶩，營造出一片繁榮景象。然而在這股風潮背後鼓動翻騰的力量，其實跨越了加勒比海兩岸。

古巴政府利用哈瓦那傳奇的夜生活做爲誘餌，吸引外國——尤其是美國——投資人。古巴最珍

貴的資源如蔗糖、石油、森林、農業、糖廠、金融機構與公用事業，全都待價而沽；外國資金流溢整個島嶼。從二次世界大戰落幕到一九五〇年代末期，美國企業對古巴的直接投資從一億四千兩百萬美元，暴增到九億五千兩百萬美元。美國在古巴的利益無所不在，導致這個面積約等於田納西州的島嶼，竟成為美國人海外投資的第三大重鎮。

氾濫古巴全國的資金狂潮，原本可用於改善日益惡化的社會問題，諸如糧食不足、教育缺乏、居住環境惡劣、嬰兒高死亡率、小農剝削等，這些都是古巴動盪歷史上的長期現象。的確，哈瓦那是拉丁美洲生活水平最高的城市之一，然而繁榮並沒有讓整個社會雨露均霑。年復一年過去，古巴的貧富差距愈來愈嚴重。

人們只要願意掀開表層就會看到，古巴驚人的經濟發展其實對滿足人民需求毫無幫助，反而是大權在握的貪腐政客與美國「投資人」中飽私囊。這群人高踞古巴經濟的最上層，人稱「哈瓦那黑手黨」(Havana Mob)。

他們的故事既是真實歷史，也成為古巴與美國的民間傳奇。哈瓦那黑手黨是那個年代最惡名昭彰的黑社會人物。一九四〇年代晚期與一九五〇年代，「好運仔」盧奇安諾(Charles 'Lucky' Luciano)、藍斯基(Meyer Lansky)、小崔菲坎提(Santo Trafficante)、安納斯塔西亞(Albert Anastasia)與眾多為非作歹之徒，大舉進駐哈瓦那。他們在美國禁酒時期的「輝煌年代」中磨練出各種犯罪伎倆、積聚或繼承了大筆財富，一直夢想能夠掌控自己的國家，提供賭博、毒品、私酒、娼妓與各種型態的罪惡，讓政府與執法機構無可奈何。

賭博與休閒事業只是哈瓦那黑手黨計畫的一部分。在盧奇安諾、藍斯基等人的構想中，哈瓦

那只是一道門面，背後還有一項野心勃勃的大計畫：建立一個「犯罪國家」，藉由這個國家的國民生產毛額、工會退休基金、國營事業、銀行與其他金融機構，發展出涵蓋全球的犯罪事業。如此一來，哈瓦那黑手黨就可以利用古巴的「合法」政府，來保護自家的犯罪所得，任誰都無法動他們一根汗毛。

哈瓦那黑手黨的命運，有一大部分決定於古巴的政治情勢發展，不過美國的影響也無可避免。早在一九二〇年代，盧奇安諾與藍斯基就起心動念，要將古巴當成運作基地，然而歷史有時就是不肯作美。經濟蕭條、戰爭爆發與執法機關的掃蕩，迫使他們縮小規模、改變策略。大戰結束的一九四〇年代末期，他們的古巴計畫總算全盤底定，但依然存在不少阻礙。其中藍斯基的擔子特別吃重，他從出道之後就花了許多心血，營造不可或缺的人脈關係，為計畫提供源源不絕的動力。

到了一九五〇年代，計畫似乎終於開花結果。哈瓦那黑手黨運用強大的意志、巧妙的組織、以司法為名的政治迫害、暴力手段和殺人滅口，實現了他們的夢想。哈瓦那風生水起，蒸蒸日上。從大型賭場飯店湧出的錢潮用於興建夜總會，吸引古巴、美國與歐洲當紅藝人登臺表演。輝煌的新紀元從此展開，締造了人類組織犯罪史上最為生氣蓬勃、最富異國風情的娛樂年代。熱帶俱樂部（Tropicana Club）這家夜總會世界知名，精心編排的歌舞表演成為日後娛樂圈的樣板，類似的場所不勝枚舉。在規模較小的卡巴萊酒館（cabaret）中，舞孃可以讓顧客一親芳澤；她們衣不蔽體、性感妖冶，有時甚至提供更進一步的服務。此外還有許多層級不一的脫衣艷舞俱樂部和妓女院，散布在城市的各個角落。

哈瓦那本來就是一座動人的音樂之城，然而在哈瓦那黑手黨的年代，新一代音樂家譜寫傳唱自

己的聲音。一九四〇年代晚期，編曲家普拉多（Dámaso Pérez Prado）與他的樂隊，還有其他幾個知名樂團，帶動出一陣曼波熱潮。曼波可說是最能代表哈瓦那黑手黨的舞曲，以火熱煽情的拉丁音樂節奏，激發出整個年代的奇觀。

盧奇安諾、藍斯基、小崔菲坎提與其他美國黑幫分子，在古巴的地位有如王公貴族。自從賭場賭博合法化之後，黑幫分子改變以往習慣，以更為公開的方式經營事業，帶著手下進入銀行、金融機構與大企業的董事會。藍斯基一幫人原本是古巴的局外人，成功的過程有如魔術師變戲法，然而真正的關鍵在於一位不可或缺的合作對象，一位無與倫比的古巴局內人：巴蒂斯塔（Fulgencio Batista y Zaldívar）總統。

一九五二年三月十日，巴蒂斯塔發動政變奪取政權，但是並沒有掀起血腥衝突，唯一的原因是這位一九三三到四四年間在位的前任統治者，名聲實在太過響亮。巴蒂斯塔幾乎沒有受過學校教育，但是相貌堂堂，舉手投足有如好萊塢明星。他早年從軍，從二等兵、士官一路升到少校，後來就是靠著與軍方的「特殊關係」掌握大權，當上總統。

巴蒂斯塔是典型的強人，這類領導人在後殖民時期的拉丁美洲比比皆是。巴蒂斯塔獨裁殘暴，以今日企業界「惡意購併」的手法奪取總統大位，因此許多古巴民眾一直無法認同他的正當性。不過巴蒂斯塔對美國黑幫人物倒是言聽計從，賭場與夜總會帶來資金，投注於興辦複雜的公共工程計畫，吸引更多猶如肥羊的投資者，讓巴蒂斯塔與其爪牙生吞活剝。巴蒂斯塔只需壓制古巴的下層社會民眾，確保革命狂熱不至一發不可收拾、威脅他的金雞母。情報人員、軍隊與警方的祕密逼供單位，都為巴蒂斯塔總統效勞賣命，使他成為哈瓦那黑手黨的靠山。

只要是「破壞行動」，無論何種規模與型態，巴蒂斯塔一律鎮壓，從而引發物理學家再熟悉不過的現象：有作用力必有反作用力。一八九八年，古巴在名義上從西班牙獨立，之後政治動亂司空見慣。殖民主義的惡劣風氣陰魂不散，民眾滿懷厭惡、憎恨以及一股強烈的義憤。政治領袖以強橫手法奪取權位，等著被下一批領袖推翻；後者的貪汙腐敗則是青出於藍。曾經有一位總統大人只幹了五天就倉皇下臺。但是巴蒂斯塔不同凡響，在這群暴君之中鶴立雞群，名聲狼藉到一個新的境界。他仗著武力接管政府、凍結憲法，準備將哈瓦那建設成資本家的香格里拉。在反對這個不義政權的人士眼中，哈瓦那的賭場、夜總會、娼妓業與黑手黨橫行，全都象徵外來利益集團對古巴的剝削，他們深惡痛絕。

攤牌的時刻終將來到。在馬斯特拉山脈（Sierra Maestra）的深山峻嶺中，革命正在醞釀。一小群反巴蒂斯塔的游擊隊戰士虎視眈眈，等待即將降臨的風暴。他們的領導人是一位魅力十足、曾經競選公職的律師：卡斯楚（Fidel Castro Ruz）。

要完整呈現哈瓦那黑手黨的故事，不能不敘述卡斯楚以及他發起的革命是如何興起。兩個故事有時會平行發展：當觀光客在哈瓦那豪賭狂歡、夜夜笙歌，而飢腸轆轆的革命黨人卻藏身山區，籌劃行動。游擊隊的反抗精神根深蒂固且其來有自，以馬蒂（José Martí）的作品為基礎。馬蒂是位詩人、記者與社會運動家，是古巴人追尋自由、長期抗爭運動的奠基者之一。馬蒂在古巴獨立戰爭中殺身成仁，然而他的作品與生命典範卻流傳後世。卡斯楚的革命運動深受馬蒂啟發，有其歷史脈絡，不過革命運動的焦點在於巴蒂斯塔政權的滔天罪行與經濟剝削。

游擊隊指揮官高維茲（William Galvez Rodríguez）是革命時期的一位年輕領袖，當時盤據在馬

斯特拉山區。多年之後他回憶：「有人認為哈瓦那黑幫分子是革命的導火線，這種說法並不準確。革命有更深層的原因，要回溯到古巴建國初期。然而在我們眼中，賭場與黑錢，尤其是美國黑幫、美國企業與巴蒂斯塔政權的關係，確實是貪汙腐敗的象徵。儘管我們遠在深山，但也知道他們如何包庇包娼、竊占公帑、將國家出賣給外國利益團體。我們發誓等到——不是如果——我們掌握權力，這一切都將改變。」

革命勢力缺人手、缺武器、缺資源，但是擁有一個由支持者組成、遍及全島的祕密網絡。「卡斯楚黨人」的戰士、間諜，滲透巴蒂斯塔的軍隊，在賭場與飯店大肆活動。原本只在遙遠省分進行的游擊戰，偶爾也會在哈瓦那黑手黨樂園的核心地帶爆發。與政府以及黑手黨關係密切的人士遭到綁架甚至暗殺，示威抗議的學生與警方爆發武裝衝突。土製炸彈在夜色中爆炸，槍聲時起時落，然而嬉笑歡鬧聲仍從黑手黨經營的賭場與酒吧中傳出。

面對這股來勢洶洶的風潮，藍斯基與他的黑道夥伴如何因應？答案是繼續卯足全力開發：更龐大的飯店賭場、更精采的表演節目、更大手筆的「投資資金」。這一切都是為了鞏固現狀，淹沒革命力量。哈瓦那動盪不安，猶如蒙地卡羅（Monte Carlo）、卡薩布蘭加（Casablanca）與古代西班牙的卡地茲（Cadiz）三座城市合為一體；大手筆豪賭、革命密謀、暴力鎮壓、黑幫橫行，釀造出混亂沸騰的情勢。

那個年代的流風遺韻，已經蛻變為傳奇。今日的哈瓦那隨處可見當年陳跡。賭場早已消失，多家老飯店依然矗立，有些不免陳舊殘破，有些依然堂皇壯麗，宛如歷史的紀念碑。裝潢精緻的國家大飯店（Hotel Nacional），當年盧奇安諾與藍斯基曾在這裡舉行黑幫祕密大會，如今大廳旁還特別